

琦君 著

琦君讀書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書讀君琦

CHI CHUN'S LOVE OF READING

元120幣臺新 價定

②4庫文歌九

著者：琦君

校對：蒲麗月·林文星

發行人：蔡文甫

發行所：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688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

臺北市郵政三六一·四四五號信箱

電話：七五二六五六四·七八一七七一六

郵政劃撥：〇一一二二九五一一號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

印刷所：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一一弄八號

電話：九八三一〇六一一二

法律顧問：龍雲翔律師

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七日

再版：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換掉回寄請，誤錯訂裝或頁缺)

琦君著

琦君讀書

九歌出版社
印行



友情的書（代序）

由於寫作，交了很多朋友。成了朋友以後，也就更用心閱讀他（她）們的作品。這才是真正享受「以文會友」之樂。

許多年來，承文友們的擡愛，有的在新書出版之前，囑我寫幾句卷頭語；有的於著作問世之後，寄贈一冊，希望我能有一些坦誠的迴響。我不願把「寫序」與「贈書」視為文友間的例行俗套，而認為是對友情的由衷珍惜。所以在先讀為快之餘，賞誠懇地寫出我的心得感想，向廣大讀者推介值得細讀的好書。

因此，林林總總地，我寫了不少篇書序或新書介紹的文字。尤其是旅居海外的這幾年，承好友不遺在遠，萬里贈書，客中歲月，尤感隆情厚誼之可貴。因此，在

這四年中，寫讀書感想成了我與文友的感情交流。每在一篇完成後，見諸報端，介紹好書大家讀，我心靈上也是一份莫大的豐收。

承九歌出版社蔡文甫先生的美意，願將這些介紹書的篇章，結為一集，未始不是對愛書人的一份貢獻。因此將過去散見在各集中有關讀書的文章抽出，加入四年來的新作，都為一集，題名為「琦君讀書」。其實，這是一本「友情的書」。也非常感激蔡先生的無私，因為在集中介紹九歌出版的書僅有一本。

看完校樣以後，我驚訝於自己當時閱讀每本書時用心之細密，與下筆之際的字斟句酌，請相信我不是自賣自誇，因為我賣的不是自己的瓜。我確實是以全副心魂投入其中，體會作者的深意，與文章的奧妙精微之處，點點滴滴報導給讀者。每一句話，我都本著一個「誠」字而寫。自認為沒有一絲「阿其所好」的「溢美之辭」。至於是否有當，則全在各位讀者見仁見智的看法了。

如果親愛的讀者們有耐心看完我這本集子，我惟一的願望就是大家能引發起興趣，再去細讀一遍我所推介的每本書；若願提出贊同或相反的意见，那將是更進一步的「以文會友」，這就是我願將本書貢獻給讀者的目的，也算不辜負文甫先生的

一番心意了。

特別要提一下的是，先輩學人糜文開教授，他與我是亦師亦友。他以外交官身分調職泰國時，囑我為他代授在中國文化學院的「歷代文選」與「詩經」兩門課。不久他寄來「詩經欣賞研究一書」的校樣，囑我為他寫一篇跋；長者厚愛，未敢推辭。我於寫跋前仔細拜讀中，獲益尤多。糜教授於數年前因心臟病逝世，良深痛悼。故特將「詩經欣賞與研究跋」排在本書最後一篇，以誌哀悼，並表示對糜教授在我為人為學之指引的一點感謝。

琦

君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八日
於紐澤西

目
錄

三	友情的書（代序）
二	舊江山都是新愁
二	龍蛇絡繹雲煙下
三	童心、詩心
三	是多情還是無情
四	難忘的歲月
五	與尤今同遊

一七二	一六一	一五五	一四二	一三三	一二七	一〇三	九七	九二	八五	七九	七三	六七	六一
猶有最高枝	「移植的櫻花」	心靈的契合	真·善·美	悲憫情懷	變則通乎？	莉莉，一朵淒苦的花	女人難為嗎？	菩提樹的聯想	夢中的花朵兒	難得忘年話友情	「月光山莊」	總是鄉愁	愛的人生

二七五	二六九	二五五	二四三	二三五	二三三	二二七	二二二	二一七	二一一	二〇五	一九九	一九三	一七九
「詩經欣賞與研究」跋	「印度古今女傑傳」	不薄今人愛古人	春水船如天上坐	一位年輕的握筆人	花旗王國的衆生相	讀「我愛勺文門」	心中有塊小黑板	兒時不再	「年輕」	讀「母親的夢」	雪花開放的聲音	親情·友情·祖國情	那一片上升的雲

舊江山都是新愁

——讀「八千里路雲和月」

「追往事，去如煙。山河雷雨換人間。九州未定天涯遠，大業功成醉太原。」這是莊因在六年前爲一位闊別十六年，自大陸來美的朋友卽席口占的「鷓鴣天」後半闕。那時他從朋友口中，知道大陸政局仍在變幻莫測之中。但由於他思鄉情切，等不得九州一統，大業功成，於翌年和幾位好友結伴，回去作蜻蜓點水式的三週訪問。

他自歎爲「自我放逐」的「失鄉之人」，以一個「外賓」、「訪客」身分，踏上一日思夜想的故土，卻是那麼的陌生。回到生於斯的故鄉北平，回到長於斯的山城

重慶，內心的悽惶、感觸，豈止是近鄉情怯而已。無怪他驟然聽到一個小童子，親切地喊他一聲大叔，就禁不住淚下沾襟了。

當飛機抵達「北京」，他癡立在夜色蒼茫中，低聲念「爸，我們到家了。」可是慕陵老先生已仙逝一週年。他只能代老人家感受一番四十三年魂牽夢縈的故都「新」面貌。唯一所獲的是帶回故宮大殿前的殘磚一方，和故鄉春泥一撮。殘磚置於慈父墓前，春泥灑在墓土之上。再向在天之靈祝告，倘得見九州一同，必當白首還鄉。這不但是他的一片孝思，也顯示了他生為中國人，永為中國人不變的志節。

他返美後，於幾個月的輾轉焦熬之餘，才整理紛亂的思緒，寫下了「八千里路雲和月」的系列文章。發表於聯副時，使我們隨著他的筆，神遊故國，見到了壯麗河山，也晤到了親切的故鄉人。他的懷鄉懷土，他愛國家民族的情操，都化作瑰麗文章，引人入勝。但也於字裏行間，屢見淚滴斑斕。莊因是少小離家，老大方歸，我則是老大離家，而今鬢已星星，徒歎「垂老莫還鄉」，讀後，感慨又是如何？

「八千里路雲和月」寫的是「舊江山」，寫的也是「新愁」。那一分刻骨銘心的感受，是不同一般「案頭山水」的記遊文章的。

莊因家學淵源，古典文學根基深厚，詩騷詞賦，信手拈來，適足以爲眼前萬里江山寫照，也抒發了他深沈的感觸。這一點，構成了本書一大特色。但他並不一味古典，他的筆調，是隨著景象時有變化的。比如他寫初抵北平故鄉，是無限酸辛之筆。寫夜讀「蔡元培年譜」，則洋洋灑灑揮發議論，意氣蓬勃。寫秦始皇與毛澤東對比，則一針見血剝切而森嚴。

入川後筆鋒漸轉，先是酸辛地感慨自己「似歸鳥之無枝可棲」、「似燕子之無梁可投」。因四川不只是他舊遊之地，也是他度過快樂童年的另一故鄉。三十四年的陰違，即使頭未白，又何堪物換星移之歎呢？

訪詩聖杜甫草堂，他反倒不援引古句，而以具象的現代筆法刻畫人物，他寫道：「三位老婦滿是皺紋的臉，讓你看不出的一絲動情的淒楚，是那樣麻木無情。這種感覺，就像北風肆意斬刺一具稻草人。」「他們的臉上，刻下了天愁地慘，麻麻密密的大悲咒。」表現出一片肅殺之氣，而時節卻在春天。在本篇結尾處，又回到了詩詞的宛約：「……只留一個春天，請長江帶走，直到江南。」

到了重慶，又是一番心情。但第一下的感覺仍是淒苦的。他迴旋之筆寫道「初

到山城是三十五個春天前的春天，三十五個春天累積起來，加上第三十六個，卻依然遮不住山城的憔悴衰老。」他必須「撥開愁雲慘霧」，去拾回童年的歡樂。

怎奈歡樂童年不可拾，他看到街旁建築都「彷彿小伙子一身鐵打的筋骨，經歷了一世風霜，只顯得雞皮鶴髮，彎腰駝背，茫茫蒼蒼，頹衰龍鍾而不勝歲月了」。他看到當年的「精神堡壘」，卻是「孤伶屹立德心，就像被噬空腑臟的一具螳螂軀殼」。他「如此接近自己的同胞，卻感到從未有過的陌生與疏遠」。

我引錄他的原文，是激賞他能隨時擺脫古典詩詞的拘束，以白描之筆，寫出遊子對劫後故里的沈哀，尤甚於庾子山的哀江南。總爲一分世亂情懷，回到自幼長大編織過多少綺麗美夢的地方，頓感國破夢杳，自己「與山城俱老」了。

我一生的遺憾，是未到過故都北平，也未入過川。因此讀莊因文章，但覺此心悠悠忽渺渺茫茫，哀樂難以自主了。

沿長江而下，過三峽，看他寫的是「兩岸峭壁千仞，彷彿森森壁壘，排列兵陣執戈配刀的黑袍武士，殺氣騰騰」他一向認爲長江「是中國大地的慈母」，可是在天理泯亡時，她要捶胸嚎哭，他歎息「萬里長江，領盡千古風流，而今竟成了條裹

屍布。」觸目驚心的強烈感受，都傳染了讀者。

謁中山陵時，他「舉步沈緩」，「是在默念著一階階所累積的多少憂患歲月。」想到國父的最後遺言，想想國家半個世紀來的劫難，能不令人涕淚滂沱嗎？

莫愁湖、朱雀路、烏衣巷、夫子廟，那些詩人筆下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名勝，也只好匆匆點過，只有在雨花臺，他買了一包晶瑩的小石，是一分閒情呢？還是想拾回一點童心？這和在故宮大殿前拾回一塊殘磚的沈重心情，總算不一樣了。

上海是我的舊遊之地，不知別來无恙否？盾他一路「越走越柔，越走越綠，心情也漸漸鬆弛下來」，我也懷著企盼心情，原想他筆下享受一點江南的綠意？究竟已是春天，大地應回春，苦難的同胞漁重見光明了！

此篇重在寫人物，他見到了姑丈姑，宣傳員姑丈「閉目倚牆，下顎微顫，任一根香煙在脣邊恣意燃燒，又不時張望坐在一旁的孩兒，憐愛之情，在那一雙彷彿除夕爐火夜深漸盡的老眼中，閃出微弱的火光。」由這樣的描繪中，我們可以想像到這三十多年，大陸百姓過的日子如何了。

寫豐子愷的被迫害，令人髮指。善良的百姓，有志節的文人，都成了驚弓之